

吳

下

諺

聯

吳下諺聯卷三

北莊素史集

耕遠孫氏參

發明書齋

雲峯陸氏校

偶評附註

夏至弗要種秧冬至弗要望娘

此甚言日長日短之極不必以辭害志戒勿種秧望母也。漢集諺語由二字聯起至十二字猶夏至之長至此不得再長。但亦

不能過短。仍出寅入戌。由長漸短。故集內
續目。仍由十二字起。至兩字聯止。猶冬至
之短。至是不得再短。但亦不能遽長。仍出
辰入申。由短漸長。故集內末目。仍由二字
聯起。至十二字止。以爲天之大數也。首明
陰陽。繼象二至。亦是陰生陽生。微義一陰
一陽之謂道。拙集實寓言道。閱者誌之。

無寃不成夫婦無債不成父子

無寃不成夫婦夫受寃乎婦受寃乎無債不成父子父欠債乎子欠債乎素史氏曰似皆有焉世間恩愛夫妻稱爲寃家歡喜反目夫妻稱爲歡喜寃家父負子人謂其子討債塊子負父人謂其子還債貨此諺語也亦以諺解之

道是無棺材一交跌殺馬槽內

北莊嘗熟聞此諺矣、亦過而不留耳、後與
習武應試者、同寓郡中、見馬槽與方物無
二、始覺此諺之形容盡致也、有羽士鍾干
乘素滑稽所居安亭鎮多雅人、一日席間
有以此戲之者、曰道士無棺材、一交跌殺
馬槽內、鍾作曼聲應之、曰一交跌殺馬槽

內。不道士無棺材。舉座噱然。

聞得雞好賣。連夜磨的鴨嘴尖。

夫雞與鴨等耳。安見雞之好賣於鴨哉。卽果好賣。亦雞是雞。鴨是鴨。豈得磨尖鴨嘴。以當雞乎。卽或貪心蒙蔽。認爲可磨。亦必親見雞實好賣。然後從而磨之。未晚也。何一得風聞。卽磨之。且連夜磨之。何汲汲也。

然若人正是有說曰雞好賣矣。眾人雞而
一人鴨。吾計拙尖。於是磨之。吾能磨。人亦
能磨。吾鴨尖而人鴨亦尖。吾計猶未工也。
於是連夜磨之。夫然鴨嘴得尖。且尖之速。
寧爲雞口。毋爲鴨嘴。蓋信雞之果好賣也。
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

揚子江內吹噴兩那哩那哩

沿揚子江灘蘆葦最多江船停泊候風連檣接尾舟中無事拔取蘆管打通作噴吶吹之隨在皆斷腸聲也聞者環而指之那裏那裡不一而足言不希罕其聲亦然云。

老道士前搖响鈴不當不當

老道士登壇召將呵因備至猶恐法力未周令班首脩齋奉請卽在壇前持鈴搖動

存想官將臨壇，必譴責其酒色財氣，何德何能，而敢驅策天神，宜加罪罰，申飭嚴切。道士俯首作伏罪狀，心中默默，甘着不當。不當，手內亂搖，其响亦然。

萬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

嗟乎，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如一言之不合，必怒氣以相加，不過小利害耳，而口不留。

其言面不留其色。若以後來永不相見者。庸詎知必不能不相見也。事已過矣。境已遷矣。一朝覲面愧之甚。悔之甚。爲已晚也。難爲情也。如何是好。素史氏曰。不寧唯是。士人握手訂交。宜淡如水。不可我卽爾身。髮狎盡致。一旦有故。欲抗顏白其是非難矣。故君子貴有不盡人之歡也。

一着不到處滿盤多是空

此爲善奕者言也。若出低手，早已滿盤碌亂，何爭一着乎？蓋其滿盤之際，全副精神已齊赴矣。此而一到，靡不勝耳。乃功敗于垂成，業墮于晚節。諺若惜之若戒之，謂旣營營于滿盤，必兢兢于一着也。素史氏曰：此着之不到也。一係于貪，一係于忽。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貴不敵親，有易而難益見矣。夫寶不易求，况貴至無價者乎？然以有心郎較之，尙不敵也。其難得不已甚哉？素史氏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甚矣。不易求而難得也。蓋士爲知己者用，而女爲悅己者容，任舉天下不易得之物，皆相形而見屈矣。不觀夫

寶乎燕之駿日千金齊之璞日萬鎰此其
有價者也。和氏之璽傳爲世守趙氏之璧
貴並連城此其無價者也。然非所論于有
心之郎也。蓋舍郎而言寶則採珠于海抵
璧于山此貨已稱難得而卽寶以擬郎則
琴遇相如香偷韓壽其人尤不易求。所可
恨者從此蕭郎是路人耳。若其倚翠偎紅

能不魂銷于萬轉千迴之下。所可幸者。尙有王郎天壤間耳。惟是憐香惜玉。能無腸斷于生生世世之中。三代以上之珠璧。原爲明主所棄。而較長競短。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三代以下之婚姻。多由庶士之求。而輟轉反側。不在君子而在淑女。是以凝夫于金。猶爲未當。而比壻于玉。尙屬失倫。此

魚元機之語傳而爲諺也如此

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山下路多曲折不曾過終冒率攔開口怕
屈節有誰人對你說他自漫你自急非冤
枉卽傾跌遇一人去過歇叫先生須親切
求指點如何入如何入如何出碁盤街南
北列羊腸徑東西別切不可問于盲貪于

捷一遭生、兩遭熟、到得前邊路路通。任爾
穿花來打字。

讀書造化不讀書告化

諺之原文、有有工夫三字裝頭、素史氏曰、
肯讀書自有工夫、不肯讀便無工夫、着此
三字、適資藉口、不如刪去、直曰讀書造化、
不讀書告化、或曰世間不識字人、坐擁倉

籍者頗多，責以告化，焉能輸服。曰：人一日無米則飢，一日無字則瞽。越是不識字人，越要用字，及人使字，便是告化。遑問其他。

要錢典史不要錢御史

御史要錢，卽是典史。典史不要錢，可爲御史。但典史而爲御史，難。御史而爲典史，易。

然是諺也。語平而意側。謂以御史勒之。典史就之也。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舉頭三尺有神明。屋漏三尺。森然密佈。天地所以必知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你我所以必知也。我知之。卽你知之。你我皆知。卽天地無不知之。此本楊震許昌邑令語。

也。雖暮夜無知，正似青天白日，無微不照。或以震語本言神知，今諺曰：地塊然一物，何亦言知。夫天亦清虛一氣耳，何嘗與地有異。所謂知者，以天地主宰言，非以天地氣質言。理到卽氣到，電降于天，雷出于地。霹靂一下，理氣合一。此顯然衆著者推之。一切降福降殃，愚人不見，其寔皆知。字爲

運量也。素史氏曰：地藏座下有獸名諦聽，自中至邊，萬方九有，自上而下，海底重淵。一刃人物聲息，皆能聽入幽冥，如鑿人無遁情。此雖非地知正義，然亦可脩一說。

娘好因好秧好稻好

秧之種于別田，猶女之嫁於夫家也。母良女必淑，秧茂稻不枯，昔嘉興有富室數世。

殷沃而子弟歷無一入泮者。或以種草不佳也。是豈可乞種乎。或曰不得於父。務得于母。于是厚聘董詞林族女。生子秀發。長而游庠。再傳而發科。一洗村氣。夫人之生得氣于母者多。十月胎息。久而自肖。三年乳食。養育尤深。是以乳母必擇善良。防之者預也。第曰因亦從其類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霞、彩雲、日光與雲氣映合而成者也。凡雨
卽雲所化、雲厚則雨、輕則晴。晴雲成霞、但
朝霞自陰而陽、色多潤、每雨、夜霞則自陽
而陰、色多燥、恒晴、旣朝霞、復夜霞、則雨不
勝、日皆自燥、雲人晴之兆、故無水煎茶。素
史氏曰、雨後霞、非霞也、名曰泛和、乃雨徵、

爺有娘有也要開口

此戒人看得錢物容易而發、我之所有、則我爲政人之所有、則人爲政、豈謂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即使親如父母、不吝其所、有者也、亦須怡色柔聲、緩頰告假、乃給發于爾、世之人子、全無孺慕聲情、擅取宮中、而用與之不速、轉多腹誹、若以爲父母、亦

應聽於無聲、何直待兒子開口乎、昔人窺破俗情、故爲此諺、爺有娘有、也要開口、以此坊民、民尙有不問而自取者。

閻羅王撞着對面鬼

此例句法、實是鬼撞着閻羅王對面、人作惡事多端、罹冥府桁楊刀鋸、亦直受無辭耳、獨是一種曖昧隱情、負疚衷曲、不可對

人之處。却有甚於析楊刀鋸者。別時猶可。遮飾。一到閻羅王處。孽鏡照人。纖毫畢露。真無地自容。吾鄉有作歹事者。人或詰之。曰。汝死去何以見閻羅王。答曰。吾焉得見閻羅王。其人曰。何故。曰。吾犯者多。外結事。死去到半路。卽被小鬼一頓銅鎚打殺。噫。此老亦止圖不撞着耳。

仵作子幫襯活死人

仵作子、官衙檢驗人役、人或被毆致死、驗得重實、俾得伸冤、是幫襯死人、或驗輕傷、使兇手不至盡情擬抵、所謂救生不救死、是幫襯活人、若遇一種健訟之人、裝傷擡驗、爲仵作者、竟喝報致命重傷、俾打架者押醫取辜、加等治罪、夫傷及致命、已有可

死之道，但出自忤作，稱親決乎不死，此而稱爲死人，畢竟碍口。若稱爲活人，反拂本人裝傷重報之意，故曰活死人。

百年難遇歲朝春

歲朝，一歲之始，立春，四季之始，歲朝立春，得天時最正之氣，令節相符，毫無舛錯，是歲也。自然星辰合度，風雨以時，年穀順成。

普慶昇平。是以可貴。若但適逢其會。則百
年中適逢其會之事甚多。又曷羨其爲難
遇哉。

三世脩來同一宿

一者。不二之義。同一宿者。不二之人。同宿
也。男不二色。女不二夫。兩美會合。是爲同
一。此而宿焉。仰者不愧。俯者不作。睥於面。

蓋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太和元氣。流行。佔盡人間之福。當非一世二世所能脩。而到也。若露水夫妻。偶然邂逅。是孽障孽緣。指爲三世脩來。則凡人世間。姪娼蕩子。皆高僧羽士轉凡矣。豈有此理。

有意種花花不發

花乃天地之化工。隨意種之。卽隨意發之。

所謂直養而無害也。一落有意，則不免於正助之病。安在其能發乎？乃或矜種之加功，而咎花之憔悴過矣。善夫孟子之論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朱子之訓樂有賢父兄，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可爲種花之法。

雙手招郎郎不來

此吳歌也。三十過，四十來，雙手招郎郎弗來。夫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當不有此女子待年，本不應招，招郎非禮也。況雙手乎。熱中愈甚。按劍愈加。故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曰：最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又曰：一輩錢塘江上女，着紅騎馬是何人，堪爲三嘆。

紗帽底下無窮漢

紗帽前朝命服，不論大小官員多戴之。先明神熹以前，戴紗帽者，清風兩袖，何有於底下。自魏璫殘害忠良，殆盡朝紳，州縣多不肖人員，不特居官者簞簞不飭，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親及親，坐幕立幕，皆在紗帽底下，糧制巨斛，餉勒

浮收，詞訟通關節，餽送索門包，肉食羅綺，挾妓呼盧，無所不至，故曰無窮漢。

紡車頭上出黃金

紡車，古時用以縲絲辟纒，後世更有棉花成紗，皆由車出，其器甚微，而其利甚薄，一家內助，以濟食力，此猶未足稱出黃金也。此而績之爲布爲繪等物，足以衣被天下。

婦習蠶織、不害女紅、不擾公事、不致舍業、
以嬉浸爲風俗、不啻黃金遍地矣、又何價
值之可言哉、

無事不登三寶地

三寶佛也、法也、僧也、有事時、大張法會、大
衆登場、藏事、若無事時、金容靜穆、忽而擅
登佛地、是不存敬心、故戒不登法爲經典、

之所豈可玩視故亦示戒至若僧家燕息之地正可偷浮生半日之閒何以諺亦禁之蓋僧家賢愚不等其寂靜禪房爲藏奸納垢之處乘其無事冲破機關勢不兩立禍卽至矣昔一秀才與僧交好偶暇訪僧不在遂入臥所無聊之際一擊清磬忽有美姝從窟室啟板而出生驚走僧亦至矣

乃扃其戶。至夜半，僧入責以擅入，弗殺。汝身不滅，汝口但念素好與汝一壺一味，以送汝。終生拜之，不從。誓之不信，以燙酒一錫壺置桌，曰：飲此。僧出，持肴核，生念一室空空，計無所出，裂衣裾塞壺口。如得重械，僧入，出不意，擊其首，破之。僧仆，再擊之，垂斃而逸。

錢誦函曰生卽沈文恪公荅

有錢弗買半年間

凡事預則立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七年病
求三年之艾豈半年以前不爲綢繆之計
無錢者固出無奈有錢弗買不亦計之左
乎豈知惟其有錢是以不買空置一處與
生息于人大相懸矣半年者六個月也存

錢百千三分利得一十八千二分利得十二千一分利亦得六千有錢人心計之工如是

霧露不收就是雨

霧水氣細若秋毫輕如粉麵日光一照便收攝無迹或謂此霧露耳微乎微矣孰意濛濛不歇霏霏不休漸而如絲如線未幾

如澍忽地傾盆下而破塊甚且決堤裂岸
汨沒田疇此非雨也哉溯其始不過由霧
露起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湖可忽于其微
乎

胡椒弗辣再加薑

胡椒可寧胡考但此一味已足煖肌膚溫
腸胃誰謂弗辣乎乃或少之于是謀所以

加辣者莫如薑。是聖人所不撤也。但聖人止就薑而論。非先有椒而再爲之加也。務去穢惡而辛烈疊逼。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仲尼不爲已甚者。

東手接錢西手送

錢爲國寶。接則得之。送則失之。東來西去。假手問何其速也。面在前是左手接。右

手送也。面在北是右手接，左手送也。不曰左右而曰東西，不旋踵也。夫既欲接，何以送？蓋不送有不便于接者。既欲送，何以接？蓋不接無以爲送也。然爲他人忙，亦日不暇給矣。

南天落雨北天晴

同是一天而南北晴雨分焉。其在久晴之

時北之不幸而南幸也。南人曰何福而得此甘雨。北人曰何辜而罹此亢旱也。其在久雨之時。又南之不幸而北幸也。北人曰何福而得此朗霽。南人曰何辜而遭此霖霖也。是以古來爲人君父。因材而篤。爲人臣子。疾疾宜存。斯晴雨皆屬仁恩。南北皆生愛戴矣。

搓搓團團捏捏扁

日子團團之物其字形帶長非長也所以
别于日字也日字扁日字乃長耳北莊勿
從外父周式堂赴喜筵首坐者小有才也
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長乃日頭之日須
照此舉一字搓搓如式者不對不如式者
對座無一對皆對之彼自矜壓倒元白矣

次令送與式堂先生謙套禮畢正色出令
曰日頭之日捏捏扁乃子曰之曰須照此
舉一字捏捏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闕
堂大笑滿座無對自不待言首行令者亦
在罰中。

薄薄七來淺淺鋪

嘗于雜錄中見古風一首薄薄七來如紙

同輕輕裝來無二重。主人愛客興正濃。玉箸挑開盆底松。松間忽然起秋風。飄飄吹入九霄中。疾忙使人追其踪。已過巫山十二峯。此摹繪刻酷至矣。而村農鄙俚之詞亦未嘗不暗合。吾鄉有計馥姐。切肉餉諸亞旅。頗不厚。少頃唱入田歌。計馥姐薄切刀切。個肉來薄希鼻。樹陰底下風寥寥。一

吹吹到徐家橋，蝴蝶飛紙箔，落在河裡。
引癡鯨，連忙抽起竹竿撈。一陣油花不見。
了詞俚而帶雅。昔時尙有竹枝詞云：薄薄
七來淺淺鋪，厨頭須子費工夫。春風只解
開花意，吹出梅蘭碗底圖。

有錢常記無錢日

人當有錢之日，花銷無益之費，一到無錢

左支右屈，是以諺規記之。欲人之節儉也。然此猶見之小者也。素史氏曰：人當無錢時，困于涸轍，一旦得志，便不曉窮簷寒谷。中十年不制衣，三日不舉火者，比比然矣。伊尹耕于有莘，何有何亡，勢所必然。旣而佐命成湯，便道一失，不獲若撻于市。實從閱歷中照驗得來。范文正公微時，讀書僧

舍割壘粥給三食。此在無錢之日。親嘗伊
味。迨後發名成業。出入將相。先天下憂。後
天下樂。居家作義田。給族衆。亢宗百世。是
以忠恕行仁。乃有錢常記無錢日之能事
也。國家取士。務拔孤寒。其爲是歟。若一時
富貴。但爲一身一家。是又諺所謂立討租
船上。忘却欠租時也。

去任榮逾到任時

印官到任前呼後擁樹旗旄羅弓矢何等榮施一旦去任百姓視爲怨府供給之人呼之不應非因之也視實亦官之素不足于民也嘉定邑侯陸隴其居官清簡教養斯民政績懋著嘉民戴之如慈父母焉後忤上臺落職小民供給餽贈皆布帛菽

粟連檣接跡扶老攜幼哭巷攀轅時人爲
之語曰有官窮似無官日去任榮逾到任
時卒諡清獻從祀宣聖廟庶

隔夜飽只是飽

大雅云既飽以德孟子以飽仁義釋之但
飽非率爾可辦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
乃隔夜之謂有不慊則餒矣餒與飽反對

凶年不能殺飽食也。邪世不能亂飽德也。胡廣解縉周是修約殉難，惟修竟行其志。所養可知矣。廣猶飼猪，是問修是集義所生者，隔夜飽也。廣縉欲義襲而取之也，則餒矣。猪不宿飽，則餒于腹；士不宿飽，則餒于心。廣也猪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教你修不肯修

此釋道嘆骷髏語也。其實二氏之修非吾所謂修也。儒者讀書識字，從事于格致誠正，宣聖揚之曰修身，較二氏之修爲真，但不能實踐，亦在不肯修之列耳。如以不誦經不禮懺爲不修，則古來力闢經懺，孰有如韓文公者？乃從祀宣聖廟，食不祧，自與成佛作祖一例，豈亦謂之不修？夫二氏經

懺不必謂非格言妙諦。然亦從儒理中出。古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不識字之佛祖。經懺乃神仙佛祖所譌。空空朗誦一遍。卽能集福消災。其修亦太易矣。且倩人代誦。便稱功德。更不近理。其與儒者數十年埋頭功果若何。彼以看經爲修。吾以讀書爲修。彼以拜懺爲修。吾以識字爲修。由是觀

不肯脩者在彼不在此

尿出狗家家有

人當成立之時、忘却孩提之日、以爲吾自能整衣冠、愛潔清也、不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聖人說得雅馴、包父母多少苦楚、最甚者、尿溺狼籍、晝夜不遑安處、誰道得吾于此時、卽能整衣冠、愛潔清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曰家家有、
當與參看。素史氏曰、尿出時、父母稱爲狗、
不害其爲人、不尿出時、自己稱爲人、不害
其爲狗、何則、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螢火至夜夜紅

螢腐草所化、牛糞中出者多、蓋食草而腐
者也、于曠野中、熾其紅、炭逐隊成羣、一羣

如花如錦、小孩視爲可玩、然惟于夜分如
此、屢試屢驗、故曰夜夜紅、一至日出、卽無
光矣、杜工部有詩云、原從腐草出、微燈
亦非。

大有美而可養

陸雲峯曰、吾聞諸金翁、昔有敲商、僞業富
陽、挾資回籍、一豨犬隨之、莫能遺去、申途

腹急入僻徑而便焉時已暮忽失犬所在歸家檢囊中遺白金一緘。嗣後乃詣富陽。憐而遺金恍惚失于便所。踣之則犬斃其處。蕭憫然倩土人埋之。徙犬而金固在。蓋犬知主物恐爲他人有。以其身臥金而殉也。主節以遺金建亭于其地。顏曰義犬亭。素史氏曰。以身殉金在犬爲義犬也可養。

在人爲利徒也不可學。

蛇無頭而不行

無頭不行，凡物皆然，何獨言蛇？蓋世實有是物也。乾隆十四年，我松城下，南瓜蔓中，出一物，形如木白，跳起離地可四五尺，殆不得邈適行也。有營弁以足觸之，卽昏，速脫其靴，而脛已黑，治之無及矣。郡人不識。

但呼之爲記。高澹人載之。粵東紀遊名冬瓜。蛇素史氏曰。是宜以矛鏃等物。觸染而用之。軍前定能制勝。

乾千年濕千年

此言木器也。乾屬陽。濕屬陰。千年則純陽。純陰。純則無二。無雜。乾乾濕濕。則二而雜矣。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卽天之所

以爲天也。何不可千年乎。或問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奈何。素史氏曰。惟不生長。是以可久。仙佛皆貴童貞。陰陽交則生。生則長。枝繁者幹易壞。華實者根易衰。故卜筮者。以子孫爻爲盜氣。

油一路水一路

油喻小人。其性膩。其質濁。其體滑。其用順。

其趨炎也若矢之赴的。投以水爆而不和。水喻君子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淡其體清。其用能令不潔之物至於潔。滴以油沸焉若驚。故各自一路。

張待詔買爺叫

薙髮爲業，稗官家稱爲待詔，非官名也。有張某者，服此業於縣署前，新邑侯到任，重

賄門隸承攬是役，有別處同業，被父控逆，訊實家貧，非故爲失養，釋逐之。官退入內，幕師云：雖非故逆，但以父首子，自應責儆。乃復喚雍髮者，差役悞認，官欲剃頭，遂令張進官卽坐堂，將張杖責，某辨無父，官怒其不認父親，重批其頰，立押父前，甘伏完結。素史氏曰：是爲替頭子也。

黃伯勞吃娘鳥

黃伯勞、綠樹而巢、其聲鉤、可聽、能擒小鳥、啖之初、不見其食、老鳥也、乃諺、竟坐以吃娘、却是无妄、按吃娘鳥、名鴝鵒、又名梟、額、豎兩耳、鬚眉、面目與猫無二、故又曰猫頭鷹、古時、斬此鳥頭、懸于樹、以儆惡逆、出于周禮、今人罪大惡極、所以示衆、是曰梟

首本此世人罕見。鶴鷗移其事于伯勞。誤矣。緣伯勞性亦鷲猛。惡皆歸焉。曾參殺人。名之訛也。陳平盜嫂。貧之累也。伯勞食母。質之招也。素史氏拈出正犯。特爲平反。及此。

告化的孟嘗君

常養三千客。齊國之士之孟嘗君也。近世

不惜閒飯收養游手，乃告化人等之孟嘗君也。若輩視爲真孟嘗君，榮寵自得，意氣殊揚。姑無論此，卽當時真孟嘗君，未始非告化之藪。雞鳴狗盜皆流丐伎倆，惟馮煖出于其類。然乘車挈劍，輒稱客我，亦終不脫麀酒肉驕妻妾情態。

暗洞裡諸葛亮

武侯三代遺才高臥隆中不求聞達其以
暗自處久矣後扶漢室炳耀寰區原非初
心所及然人自有真其父母固知此子必
能顯揚名之曰亮字之曰明若豫操左券
者諺蓋上下千古見武侯之韜晦深沉卒
能發名成業與日星河漢並垂天壤知潛
德幽光不可沒也故特表之將暗洞裏諸

葛一頓叫起亮字言名副其寔有必亮者
非如後世自炫交遊廣通聲氣過情立涸
倖而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對之能無愧乎
各人所好不同

好者嗜也嗜膾炙者有同然也乃若文王
嗜昌歎會哲嗜羊棗屈到嗜芟已見別情
此外且有嗜瘡痂嗜足臭者真屬匪夷所

恩尤可異者嗜貧困不堪嗜閨房穢德嗜
無祿絕嗣嗜刑辟誅戮所好此類不一而
足所好之人亦不一而足竟與嗜炙等而
若而人者猶色然爭之曰吾何嘗好此不
自知其好之甚也好賭好勝卽是好窮困
好淫必報卽是好穢德好行隱惡卽是好
乏絕奸行奸回卽是好刑誅有形卽有影

有響卽有應，好人之所惡，拂人之性也。素
史氏曰：嗜膾炙，如穉子戀飴糖，嗜昌歆棗
菱，如貴官愛恬退，瘡痂足臭，如泥鯁喜污
濁，以下困絕刑辟等項，如饑犬飮屎溺也。
是不同。

天下未嘗無對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詩有偶句，賦有四

六文有八股聯有上下彭文宗視學江蘇。命題多用對偶工巧特絕如顧鴻雁麋鹿。驅虎豹犀象已極工緻某何爲是栖栖者。與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尤見佳妙松府學。趙文銳等二名補科試命題夫二子之勇。次日上海學薛學懋一名亦送補科命題。且一人之身其他敏妙類皆如此素史氏。

仿此集諺摘取成聯似有兩相待者故曰
天下未嘗無對

天地君親師

五者在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聞近日外
間有以妻字易師字者素史氏仍遵古諺
書之曰天地君親師

嫖賭吃着考

嫖賭吃著人生四大病。豈得以考字附尾。
或曰考亦費錢。與前四件子一例。或曰世
間好事居先爲佳。不好事居殿。猶可。嫖不
如賭。賭不如吃。吃不如著。著不如考。從末
減列也。或曰猶是考也。其中儘有非義破
鈔之處。非指守規矩之士也。或曰柴米油
鹽送嫖賭吃着。中言胸襟瀟灑。不事猥鄙。

方可考也。或曰考本不同，有不嫖不賭不吃不着之考，亦有嫖賭吃着之考。若曰是人之考，乃嫖賭吃着考也。蓋特舉之詞，諸說未知孰是。素史氏曰：姑並存之。

馱重不馱輕

此品目彙駢語也。夫物之重者，力尙能勝，何反不馱輕者乎？不知志不可以分馳，氣

不可以旁洩。設遇物而輕試其力。狃于淺效。囿于小成。異日當大任。臨大節。必至選輒不前。此橐駝之所深懼也。其所養可知矣。

鷺進弗鷺出

蘇松人以迂腐爲鷺頭。以書腐爲書鷺。不加讀書不鷺。則學問不長。學問長一分。則

驚進一分，如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到得登
峯，則魔自退。學問到得貫通，則驚自出。君
子深造自得，資之深，乃是驚進，居之安，取
之左右逢源，乃是驚出。學者始患其不驚，
進後患其不驚出也。

坑缸前土地

人之飲食，皆從大腸，經盤盤旋旋，漚成渣

滓下而入于坑缸，其中珍羞百味，或平常
葷腥，最下者糟糠蔬菜，有土地神一一登
記入冊，蓋人生祿盡則亡，亡故後置一筋
于靈右者，三尸神也，急欲享此，故願人速
死，兩月一奏天曹，將人飲食多少註冊，數
滿時發下冥司，吊取坑缸前土地案冊查
對，相符果係祿滿無餘，則登諸鬼錄完結。

矣。其有不符者亦非三尸神所能捏造。有
等人在人前誇示某日食山珍某日食海
錯不拘魚肉三鮮說得天花亂落而三尸
神卽照此註奏查對坑冊。但有糟糠蔬菜
等物。並無珍錯饅饌字樣。此種案件冥官
亦難判斷。直到坑前傳土地神親自赴案
思想出來。若輩只謂口說無憑。誰知說一

回想一回、雖無實質、却有虛氣、亦從大腸
經盤盤旋旋而下、連珠而出、五個一花名
曰洩氣、隨風飄散在坑缸之外、不隨渣滓
同入坑缸之中。故此土地不及登記此番
質審、記憶得來、明白回話、冥官就此折半
科算、如照三尸冊內、應減壽十年者、扣還
五年、放還陽世、如期勾取不貸。

座臺上鄉紳

鄉紳本地縉紳之家，座臺上者，其人已故，
爲是輕薄之詞也。夫爲鄉紳者，當學古名
臣業盛，當時澤流後世，雖百世猶不祧。安
得以座臺上薄之。是鄉紳之不能善後爲
之也。其次子孫克繼書香，綿延舊德，人亦
不得而薄之。受此語者，又鄉紳之後人，不

能光前者爲之也。但地有鄉紳，雖或不能爲邦家光，亦閭里榮也。座臺尙在，卽作此語，有傷忠厚甚矣。是又鄉之人，沒人之善爲之也。

一身兼作僕

北莊幼時，赴郡歲試，與廩保同寓，有童生具贄投保，廩勒補苴，旣又索其隨禮，童生

問及尊价在何處所。廩不能荅，寓主代荅之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僕。

到處便爲家

丈夫志在四方，桑弧蓬矢，生時卽以是期之。范大夫生子，越遷于陶，轉徙于朱，處處發名成業。一舟泛宅，五湖烟景，皆吾室中物也。士爲一區田宅，拘住六尺身材，斷送

半生事業，可勝浩歎。

筆管裏煨鰍

蓋夫鰍之爲狀也，活活潑潑，其身滑溜，入淤泥渾水中，不可捉摸，爲人所得，恐其善遁，防範加嚴，置筆管之中，緊緊管住，又以品味不佳，不堪煮羹作膾，付之一煨而已。若在瓦罐鐵鍋等器，或煎或滾，地位尙寬。

猶得蛸蛸攢攢活扭活扭於須臾之間偏
是入於筆管投之紅爐火熱四逼欲一動
彈而不得漸漸絕其鯁氣斷其鯁根便落
下文一句曰直死。

牀底下摸蚌

三百六十行業須得自在法門卽如漁樵
耕讀讀勞心耕勞力樵夫手砍肩挑誰似

我漁家一摸。但魚身溜而善游，蟹脚多而善走，龜鼈蹒跚，亦能逃逸。思夫鈍而不能游，呆而不能走者，其惟蚌乎。可奈沉於河底，終不免扒挖功夫。即使浮於陸地，尚須累吾早起，否則爲人拾去，怎得一波湍水，送我入門來。還不知沿在那一壁廂，最妙者當吾熟睡三竿，其蚌竟如蟋蟀，入吾牀。

下醒來不必抽身。止似一摸魚兒。便是吾掌中物。呵呵。是爲自在法門。

地獄在陽間

先王明罰、律戒三千、地府懲奸、獄稱十八、苟且偷生於世、不知獲罪於天、謂獄在陰司、謬也、蓋人居陽間久矣、但見人愁、不見鬼愁、但聞人哭、不聞鬼哭、欲聽說法、當就

現身不信如羅。試請入甕。彼於倘來之富貴。熱中卽是油鍋。非法之行爲。顧影便成孽鏡。我下石人亦下石。大家曰。杵高春朝。迴腸莫亦迴腸。日逐磴磨萬轉。豪華挾妓呼盧。魂迷湯裏。寒士鬻衣典袴。皮剝亭前血湖池畔。少不屑不潔之人。惡狗村中。多皆好皆惡之口。風波險處。頻喚奈何位置。

高時定遭平等。一失足轉輪殿現變相人。
禽猛回頭望鄉臺。有自新路徑。須平心地。
過刀山。猶萬笏朝天。能種福田。對劍樹。亦
春風滿面。閻羅活活。原無倖免之小人。屋
漏昭昭。是在懷刑之君子。

好佛住後殿

鬼神仙佛。當初各有專祠。近來僧道。貪饕

香愿將血食諸神雜塑廟中統名之爲佛。有索香烟者。有索祭獻者。有索元寶采緞者。遂其意福之。不遂禍之。且有收到香烟祭獻元寶采緞而仍不免其禍者。此等皆非好佛。惟是如來釋迦伽葉觀音三官等佛無所需索。善男信女以一炷清香進之亦納。不進亦無計較。此是好佛。但初入廟

時却不及見。進而入于後殿。乃覩金容靜穆。端坐蓮臺。若曰。吾寧住後殿。不欲與諸神爭取香烟祭獻元寶采緞等物也。素史氏曰。此其所以爲好佛歟。

山中宰相

唐李泌以白衣入侍。肅宗強之入相。時稱山人。此山中宰相也。若宋之林逋。近時陳

繼儒輩世亦有以此品目者不但未登臺
鼎亦名不肖實其惟吳邑洞庭山王文恪
公整庶幾乎明武宗時入閣力遏逆瑾不
得乃旋里後邀存問上講學親政二篇志
格君心今游其墓讀其坊聯云天下文章
第一山中宰相無雙公實不愧

海外奇談

乾隆甲戌夢宗師視學江蘇新例不繼燭
一童生繕寫不完掣其卷童固求之命卽
於公案側立膽之及交卷夢公問何縣曰
崇明燈下接卷問崇明在何處曰海外備
述風土形勝人物禽魚並皆奇妙公傾聽
忘倦焉卽展卷批云喜聽書生談海外堂
前畫燭已三更榜發招覆入泮

百里諸侯

此稱近時縣父母也。其實當先齊魯分封，亦不過如是。而鄰國侵吞，互相凌攘，轉不如今此之休康。居官者以幾首詩文作資本。上比周公太公福澤，則忠君愛國之思不當油然而動耶。此固非偏員雜職所可比。倫卽上臺亦必以地方官定議，任此原可。

建功立業、百里諸侯、諺隆其名、亦冀其實也、

一身財主

有財而爲財所用者、謂之財奴、有財而財爲所用者、謂之財主、昔太公望封於齊、夾輔周室、齊桓公尊王攘狄、人但知君之賢、不知地居五沃、官山府海、貨產富盛、有以

用之也是爲一國財主。後世藏富于民如陶朱倚頓、齊之鍾離子、葉陽子、漢之卜式輩、急公奉上、賑困補窮、好行其德、是爲一方財主。若坐擁倉箱、刻剝小民、連阡累陌、粟紅而不可食、銅臭而不可聞、是爲一家財主。至于家無長物、環堵其室、統絳其軀、是爲一身財主。素史氏曰：一國財主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一方者，斯可矣。又曰：一家財主，吾得而見之矣。不見一身者，斯可矣。

舉監生員

膺國家名器，舉監生員，原屬一體。但出自
諺語，頗有分別之意。在本人却自露分別
處。嘗有宴賞中秋者，酒半步出中庭，仰見

明月舉人云好月色。秀才云好月色也。監生云好月色也者。一字一加聲情如繪。

風雨雪落

風雨雪婚喪家恒謂天緣不吉。然亦有幹旋造化故事。明初馬皇后之喪葬期。大風雨雪。殯重艱于啟行。國師姚廣孝屬以法語云。雨落天流淚。風號地舉哀。山川都帶

孝奉送女如來。柩遂輕舉，詣陵一無阻滯。
不圖人身

人之生也，自無而有，其死也，自有而無。魂
爲主，魄副之。魄卽所謂人身是也。古稱孕
爲有身，魂得憑之而爲人。魄存爲身，魄落
爲尸。魂升魄卽降者，正命而死也。魂徂而
魄不齊落，其尸身或有異徵，身十個月成。

八十個月化魄未離尸不腐尸化則魄亡
所存者魂也一靈不泯星宿神道皆有位
置安處此外碌碌庸人亦有一處草樓露
宿其地名無定央下此則在冥獄若不脫
罪則入餓鬼畜生道不能復有人身其在
無定央者隨風飄泊歷久漸微若不轉世
投胎其魂亦不免于消滅轉世投胎務得

人身如龍有珠。如官有印。復能爲人。在生
培得善根。死後其魂可久。轉一世培厚一
層。亦可到星辰神道。再復人身。必爲偉人
名世。若生時喪其本。有天良。皓亡殆盡。不
但不能繼長增高。卽照木人身。亦不可得。
乃諺所謂不圖者也。此無論碌碌庸人。及
冥獄罪囚。卽星辰神道。亦遞減遞削。其魂

亦是隨風飄泊甚且至于銷滅蓋勢位愈高爲惡之威權愈烈實有過于庸人萬倍者故或星墮雷殛不得復有人身如曹操李林甫燕京童貫秦檜嚴嵩豈非星宿神道臨凡皆因自己不圖上天亦不再付總之積善若干卽增福若干故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圖人身者如此積惡若干卽

身下言形 卷三 三
削祿若干故入餓鬼道入畜生道不圖人
身者如此

真當狗品

素戔氏曰此彥不必註合上句成聯而已。

孟婆湯

人死去第一處是孟婆莊諸役卒押從墻
外經過赴內案完結生前功過註入輪迴

冊內轉世投胎，仍從此莊行過。有老嫗留
進，升階入室，皆朱欄石砌，畫棟雕梁，珠簾
半捲，玉案中陳，嫗呼女孩，屏內步出三姝。
孟姜、孟庸、孟之，皆紅裙翠袖，妙常、箕、金縷
衣，低喚郎君，拂席令之坐。小鬟端茶，三姝
纖指捧甌，送至手，鏗丁丁然，香氣襲人，勢
難袖手，纔接盃，便目眩神移，消渴殊甚，不

覺一飲而盡。到底有渾泥一匙許。擡眼看時。嫗及三妹。皆僵立骸體。華屋雕牆。多變成荒郊。生前事一切不能記憶。一驚墮地。卽是懵懂小孩矣。此茶卽孟婆湯。一名泥渾湯。又名迷魂湯。

東坡肉

世以大葷爲東坡肉。但其式不始于東坡。

史記周亞夫傳卽有此大約爲東坡鑿賞而名之也坡翁喜食肉燒豬佳話甚多其尤雅者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然卽下轉語人瘦尙可肥仍少不得肉也素史氏嘗錄東坡詩話一則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頓頓還他笋炒肉。

過時風

既老而說少年聰敏。時過了幾十年。子孫而誇祖宗富貴。時過了幾百年。今日而言井田封建。時過了幾千年。風者失心之病。夏日而索裘。冬日而索葛。顛倒經年。老夫得女妻。老婦得士夫。蹉跎一世。好潔而入娼家。浴到日高三丈。待時而生貴子。忍來

兒死腹中，如此之人，不一而足。若非失心，何以有是。

一國儉

儉者，吝嗇之意。有一國中，稱爲儉者，自謂得作家之道矣。豈知又有天下儉，蓋却招去，其人不信。直訪至天下儉家，面請示之。天下儉曰：爾實遠來，得毋繁費乎。荅曰：吾

自操舟用一犬拖纜，吾一人吃飯，撒出屎
來狗吃，省却舟人工食，豈非節省之極。天
下儉連連，搖首說聲不儉，自己還要飯吃。
莫若你撒出來狗吃，狗撒出來你吃，纔是
做人冢法則。

破頭先

劈頭得一不詳語，謂之破頭先。世多忌之。

鄭武公夫人姜氏愛其少子段請于長子
莊公欲以虎牢封段公開口說一句號叔
死焉分明打一個破頭先也姜氏便住口
不復提及楚越椒初生子文曰必殺之駭
乎不駭後果滅其族于忠肅公問終身于
嫂嫂罵天殺後來亦驗唐寅祝允明書無
數門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令館僮

榜貼橋頭巷口轉灣墻垣黑暗門第時當
除夕無知元旦家家失色是年蘇城疫流
比戶我青開浚蟠龍河將舊例免浚區圖
列入協浚庠生戴大謨于正月十五呈縣
詞有斬楊故事一語蓋言如楊椒山竄入
張經案也代書不截曰今日是元宵如何
打他一個破頭先因其時縣主楊師震也

素史氏曰。果能如楊椒山。這破頭先還打得。

隙裡會

華亭縣丞某過訪某紳宦。登其堂。宦方坐而假寐。不欲驚之。覺坐以待。亦睡去。宦覺而丞正鼾然。亦不爲之驚。久之仍隱几而臥。此醒彼睡。彼醒此睡。如是者三日。云莫

矣。丞徑去，非不面會。然未通一語也。豈非
會在隙裏，青邑一帮役買酒數十文，而無
下酒物，其子出而市脯，脯至而酒已罄。其
妻曰：爾太性急，始而有酒無肴，茲且有肴
無酒矣。妻乃出廿錢，令子復酤酒，到肉復
無存，媳復搜篋，翻奩買肉，而酒乾，買酒而
肉盡，直至醉飽，而酒肉終不相值。今日有

酒今日醉。明日無酒。隙裏會。其是之謂乎。
歲飢。好行其德者。分給粥糜。第一日自東
而西。有造化不高者。適在西。不得食。次日
其人先到東首。擗定。主人曰。昨從東起。不
給于西。今日須自西而東。在東者又不得
食。第三日其人捱住中間。待給。主人出曰。
東起則缺西。西起則缺東。今日從兩頭分

起至中間而又脫科焉。若而人者，可謂隙
裡會至矣。素史氏曰：西漢人有言：文帝愛
老而臣年尙少，武帝愛少而臣年已老，可
勝長歎哉。

坍黃

事至半途而廢，蘇人謂之坍黃。坍者毀也，
黃字吳音與荒字多混。蛋蟹中黃反，稱爲

荒牙牌不成局、反稱爲黃、黃乃荒字之訛、
坍黃實坍荒也、

嗆白

氣不順而聲爲之抗、曰嗆喉、言不順而聲
爲之抗、曰嗆白、白者無文之謂、如曲文接
落用蘇杭等白是也、嗆喉須平其氣、嗆白
須平其心、但如方孝儒詰成王子弟、劉璟

以死爭殿下之名。便嗆白得好。若汲黯之於漢武。尚須和婉些子。

揚八

恥辱之事。俗稱坍眼。以二食指捺其兩目之下。如八字形。是爲揚八。或曰此松郡人口語。郡人中當兵者多。兵字揚去其八。乃丘字原文。吳音以醜爲丘。揚八者言之醜。

也。

來三

明季一學臣、遣人在外招搖、每名秀才需
白金三百兩、兩不取信、許於入場示之徵、
其童生坐來字三號。言來三百金也。出乃
急付之、榜發獲雋、自後得售者、皆隱語來
三、不照者曰不來三、凡事皆然、不但考試

矣、

上任

士人赴官謂之上任、將任字作官字解、謬矣、任者擔也、蓋將擔子上在身上、不便說身子、上在擔上、古人登第詩、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句、是任字的解、作賀詞者、大誤蒼生。

發財

今人相見，不論官民士大夫，開口卽道發財。究之此二字，出于何典。嘗讀大學治平章，言不仁者以身發財。朱子訓爲亡身以殖貨。嘗局者迷樂此不疲而旁觀者亦不惡。傳旣明斥不仁，註又指爲亡身，乃以此作頌詞，大謬千古。

有餘

素史氏直詆發財二字原爲仕宦家獻芻
蕘一得耳蓋貴而能貧寧不足毋有餘也
若藏富于民寧有餘毋不足也爲作吳歌
一隻如左

歌曰
月子灣灣照九州
太白金星做個
討饒頭
雙星鋪錢銀子
落滿吾哩江南

省家家齊動糞箕。兜拿來完糧完白完。
脫至攤船把把新舊籤頭一筆勾。用剩
來養爺養娘再養一個少年賢妻子。明
朝頭還要買隻貼車牛。

且住。

飛來峯高僧登座說法，對答如流。有一野
僧飛錫而來，喝聲這裡怎麼峯曰飛來峯。

既飛來爲何不飛去一杖打下若少遲礙
嚙不得者。座上僧將塵縛一架曰且住。